

十月过后,又得翻箱倒柜地倒腾,每年一次的“换季”是惯例。

打开一只樟木箱,余光中突然撞见了箱子底下的一抹绿。啊呀,我竟然跟这件绿色的凡立丁丝棉袄久违了。对衣物的“断舍离”,我从没间断过,这件“老古董”怎么没处理?自然是不舍得!

丝棉袄是用母亲的旗袍改制而成的,而成就它的是上门裁缝。平心而论,上海女人能在任何有限的环境中制造出一种“讲究”的体面,请裁缝上门做衣裳便是一例:衣服不需要高级,但一定得整洁合身。只有得体了,人才有精神,才不被人看轻。

上世纪70年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布料和棉花都需要凭票供应,主妇们必须将平时买的面料积攒起来后请裁缝上门。我妈是不认识上门裁缝的,但弄堂里的邻居有路道,无非是亲戚或小姐妹介绍熟悉的同乡过来。预约的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,必须在农历十月过后,因为师傅们要等秋收结束后才能安心进城做生活。这个时间点对上海人家也特别合适,上海人讲面子,不管大人小孩春节出客不穿得山青水绿哪儿行?全家人过年的新衣裳都在裁缝的手里啦。

于是十月刚到,邻居就会上门串联请裁缝的日子。一条弄堂里只要有四五家预约,那他就不虚此行了。做新装、旧改新,少则一周,多则十天半月,放进口袋里的是净收入,春节前腰包鼓鼓地回到乡下,用现在的话叫“双赢”。虽然那时有缝纫机的人家不多,但不用急,邻居早已统筹好了。比如我家有缝纫机,但没有操作台,可以互通有无。等到裁缝来时,房间里已架起了台板,熨斗就搁在台面上,旁边放台缝纫机,老裁缝脖子上挂根皮尺,制衣作坊像模像样地开张了。

印象中,我家请过三次裁缝,他两次的记忆都有点淡,唯独一位来自泰州的裁缝印象深刻:他瘦弱,矮小,随身带一本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《服装简易剪裁法》。这本教课书天天放在工作台上,却从未见他翻过,倒是我们这些女孩们老是翻找里面中意的款式,然后叽叽喳喳地讨论做这做那。

除了量尺寸需要和人流,其余时间泰州师傅埋头做活,几乎不说话。我们叫他“老裁缝”,现在想来穿针引线、裁剪面料都无须戴老花镜的人哪里就老了?老裁缝每天早上8点准时报到,一直要干到晚上6点吃了晚饭才走。在他干活的日子里,我妈一日三餐换花样。可是老裁缝吃得精,一顿一碗饭。要知道在缺少油水的那些年里,只吃一碗饭的男子是少有的。我问妈,老裁缝为什么吃得那么少?我妈说,老裁缝整天坐着不活动,吃多了消化不了。

我想,我对老裁缝印象深,一定还因为那件绿色丝棉袄。我家人少,没有足够可以做棉袄罩衫春秋两用衫的布票,我妈就在有质量的旧衣服里动起了脑筋。她曾经拿一件压箱底的皮草让老裁缝改成大衣的内胆,但老裁缝摇头说,皮草不能用缝纫机踩,全靠手工缝合,没有一周的时间完成不了。言下之意费工钱,不合算。我妈又拿出那件绿色凡立丁旗袍和一件她已穿破了夹里的丝棉袄,要老裁缝合二为一,给我做件棉袄。老裁缝左右比划,量了又量,画了又画,料子就是不够。我们以为没希望了,他突然灵光一现,说可以不用开襟,做一件小立领的套装丝棉袄,既暖和又精神。

效果是显而易见的,这件棉袄成了“样板衣”,老裁缝功不可没,而我恨不得大年初一立刻就到,可以臭美了。

“老裁缝”们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,但他们在时间的针脚里为上海缝制成的这道风景线,至今让人回味。

人民饭店坐落在南京西路上,那里曾出了位3号服务员、全国劳模桑钟培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是黄浦区财贸中学的学生,还到人民饭店当过实习生。

记得那时,班上五十多位同学劳动实践被分配在黄浦区的饭店、饮食店、商场……我和其他同学被分配到了人民饭店。这一天

早,大家兴奋地到人民饭店报到,意外的是,带班的师傅竟是大

身鼎鼎的桑钟培。他随和又满面笑容地一问了我们姓名、年龄。接着告知了我们饭店内的各种注意事项、规章制度。

但我没想到的是,桑师傅教我们的第一招技术竟是揩桌子。当时,我觉得好笑:揩桌子有什么技术?可我错了。桑师傅说:揩桌子有点门道,抹布不能横着,要从桌子外圈,慢慢朝自己身子方向揩过来,要不急不慢,直至把桌上残留物弄进准备好的盛器中。这种有序操作法,保证桌子不留下一丝油污迹。

夜光杯

是什么让我们感受到美好

朱文秋

上班打车,我惯常低头手机。有天偶一抬头,发现车开得唰唰的,舒爽得很,但一时并未在意。将到终点时,司机问我嫌不嫌他开得快,他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(哈哈就是有点老了呗)往往觉得车速太快了。我说没有,你开得很好啊,然后,司机开心地告诉我他是打车平台最好的司机,接单最多评分最高。我当时就一个感受:什么事做到专业,就很帅很美。

下午又发生了另一件事。离开上海图书馆,就看到26路开过来,我跑了一段试图赶上却终于被甩下,赶不上就算了。没想到车靠站了没动,再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,司机开门了。原来真的是在等我啊,司机说,我看到你了,就等等,反正前面也是红灯。我连连道谢。

一天里遇到这样美好的两件小事,心情特别愉快,晚上发了条朋友圈,竟获得了120个赞。朋友留言:“心里有阳光世界就美好。”也有朋友担心司机的等候是否会违反公交的操作规程。或许这是公交司机可自行决策的弹性范围吧,想起某连锁火锅店的成功原因之一,就是一线服务员得到充分的信任,有给客人免单的权利。当一个人是工作的主人,工作中有尊严的时候,可能就会多一点宽容和善意。

善意是“愿不愿”的范畴,而专业主义,除了“愿不愿”,还有“能不能”的问题。专业不分大小,也不分领域。开车的技术需要用心和操练且不说,再平凡的岗位,也一样可以有追求、有水准。在超市负责驱蚊灭蝇的浦阿姨,十三年观察、思考,总结出一套灭蚊方法,为超市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。阿姨编制出《蚊虫作息表》赠送给顾客,这张表在网上不胫而走,登上热搜。小到灭蚊蝇,大到抗新冠,上海即使出现病例,市民的生活依然波澜不惊,叫人感慨又感恩。

友好善意和专业精神、专业水准,这恐怕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吧。

喜欢无伴奏合唱,是因为觉得,它的歌声里,明显地多了一份唱诗班的纯净和圣洁,宛如天籁。

电影《城南旧事》中的主题歌《送别》,也就因此被演绎出各种无伴奏合唱的版本。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,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……”那长长短短、平平仄仄的歌词脱尽铅华,把其中的离愁别绪渲染得更加委婉凄清。

也曾在一个夏日的晚会上,听到一个少年合唱团的无伴奏合唱《森林之夜》,能听出山谷的清冷和美丽,树叶“沙沙”作响,树根伸进滋润的鲜苔里……

因为没有了乐器的伴奏,所以,无伴奏合唱必须用歌声中的几个部分作为渲染情绪的背景,随后与主歌相互映衬,相互呼应,相互交融;也因此,无伴奏合唱的声部特别

身教重于言传,桑钟培师傅不但教我们劳动技能,还教我们如何做人。一次,实习生阿奎,上班迟到了两个多小时,我们急得团团转,阿奎满头大汗赶到店里后,我劈头盖脸地训斥他:你组织纪律性到哪里去了?劳动态度这么差……桑师傅见状赶紧劝我:先问问情况再批评。事后,桑师傅告诉我:批评别人不是靠嗓门大,关键在有理有节,看场面讲

话,千万不能伤人自尊心……后来,还是从桑师傅处得知阿奎迟到的原因。原来阿奎父亲那天突发患病,他与母亲送其去了医院整整一夜没睡,因为没有通信工具,无法联系。了解情况后,我充满了对阿奎的歉意。我反问自己:阿奎为啥跟桑师傅倾诉,却不对我这个小组长说?

虽然实习劳动结束了,但我牢牢记住了桑师傅给我们的寄语:如果你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,你是位好职工。如果你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事业去做,你是位优秀职工。

做人民饭店实习生的一段经历是我人生长河中一朵美丽的浪花,永远难忘。

今年正逢外公马鹤鸣老先生100周岁诞辰纪念。

我是外公一手带大的,所以,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家族中最幸运的人——保有外公全部的手稿和日记。外公自幼才华横溢、精通琴棋书画诗医茶,在故乡古城德高望重、远近闻名,但他一生淡泊名利、清心寡欲,早期的书画作品也在那段特殊岁月中遗失殆尽,日记中仅留下了为数不多的诗句随笔,但在我心里,它比世上所有名人真迹和孤本古籍都更弥足珍贵,因为它是外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心灵遗产,一字一句,都在传递着家族文化和长辈智慧,让我们清晰地知道:自己是谁,从哪来,到哪去。

母亲在世时,常和我一起翻看外公的日记。看到外公“偶忆志之”的东汉书法家崔瑗的《座右铭》,母亲说:“‘暖暖内含光,久久自芬芳’——记住:这就是我们的家训。”看到外公总结的习字心法,母亲说:“有空时整理出来,习字静心,一代一代传下去。”

母亲去世后,我将外公的日记和母亲的日记珍

努力;但是,付出和收获总是对等的,一旦成功,它的特别的纯净和圣洁也就水到渠成,高潮时充满张力,细腻处闻得出万物的气息。

在缺少外部条件的帮衬下,一个人,或者一群志趣相合的人,只要能自强不息,同心协力,是完全可以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,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享受。



有一回,母亲去了十里外的姥姥家,去之前,她告诉我们中午前就会回来给我们做午饭。可眼看中午都过了,母亲还没回。想着她奔波劳累,还要给我们做饭,我决定为她做一顿饭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和面,在水

里一遍遍洗出面筋。然后去院子西边的小菜园里摘了几个西红柿、一把青菜、一个茄子。我想做一顿热乎乎的疙瘩汤,回想着母亲平日里做疙瘩汤的步骤,再加上我自己的发挥和想象,一会儿院子里就弥漫着热腾腾的饭香了。我正在盛饭时,母亲回来了,身后还跟着小姨。小姨跑到锅前,看看一锅热腾腾的疙瘩汤,又看看脸上手衣服上都是面糊的我,又惊奇又高兴。母亲愣在厨房门口,直到我把疙瘩汤放在她手

我的家族日记与心灵遗产

林紫

无数的宝藏,而这些宝藏,只有在我们准备好和需要它们时,才会神奇地显现。

这一次的宝藏,依然出现在我的指尖触摸过无数遍的地方。外公50岁那年,为了支持正为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建设而日夜奋战的女儿,毅然别离故乡,乘七天七夜的火车汽车,前往传说中“没有草没有水、连鸟儿也不飞”的克拉玛依,并将自己所见写成了随笔小记《旅疆》:

“离巴山蜀水天府,达戈壁沙滩边疆……新疆之

藏到了一起,时不时拿出来温习和整理一下,就好像仍然伏在他们膝前、接受他们德馨智睿的耳濡目染。每次整理,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,就好像长辈们

在后写下的同样深情的文字:“我选择了克拉玛依——那曾是‘风吹石

头跑、无水也无草,夏天晒掉皮,冬天冻硬地’的地方,我无悔;我选择了艰苦的工作(初是油田基本建设,后是教书育人),我无悔;我尝到了人生各种滋味,它们使我变得无比坚定,它无比的平静。

‘天塌下来,有长汉子顶着’,这是父亲常说的,是父亲告诉我们:要做坚强的人,勇于面对困难,战胜困难。在我很小时,遇到挫折,听父亲这样讲,我就不怕了,那时,我认为‘长汉

子’就是父亲,他会为我们顶住一切;慢慢地,我们长大了,懂了父亲这句话的含义。凭着这

句话,我迈过了许多沟沟坎坎,在艰难困苦面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后来,我又常对孩子们讲这句话:‘天塌下来,有长汉子顶着!’希望他们也做顶天立地的、不怕苦难的人——

我觉得,这句话也深入到了他们心中了。

2009年2月16日 驥

我将这两段珍贵文字分享给了摄影家好友江桦,她热泪盈眶地说:“好久没看到这么情感真挚的文字,这么生龙活虎的年轻人!现在的年轻人,物质条件极好,可精神状态实在无法对比呢!这样的家族日记和精神传承,实在太宝贵!”……

常有人问我:“为什么你经历了那么多不易,却仍然对人对事充满热爱?”我说:“因为从小到大,我得到的太多太多,所以,总想把得到的多一些分享出去,而这辈子,可能都分享不完呢……”

这次,分享我的家族日记给大家,愿: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爱与智慧,每个家庭都可以为后代们留一份“心灵遗产”,温暖他们长长的一生。

七夕会

里,她才反应过来。开饭啦!孩子的喊声把我从往事里拉回了现实。餐桌上,三张金黄的葱花饼热腾腾的,看着就很美味,还有一盘青翠的凉拌黄瓜,三杯牛奶。这是孩子精心为我们准备的早饭。看着简单,而又不简单。

孩子是用了一颗心,他知道我爱吃面食,就选择做葱花饼。葱花饼其实是费时间费力的,要面和,还讲究面的软硬度。从没做过饭的孩子怎么会做葱花饼呢?他说前几天看老爸做葱花饼时,他把步骤记在了心里。

这就是成长吧。曾经为母亲做疙瘩汤的自己,现在为我做葱花饼的孩子,尘事里这些平凡的温暖和幸福汇聚成我们丰厚的人生,像宝石一样闪着光辉。

拿起金黄的葱花饼,我们一家相视而笑。这个平凡明朗的早晨,我们为孩子精心准备的早饭起了一个名字,叫三张葱花饼的幸福。

完全不同的朝气蓬勃和昂扬生机!隔着半个世纪,年轻人热气腾腾的生命力依然穿透纸背、扑面而来,让人忍不住热血沸腾……紧接着,我又神奇地看见了38年后、母亲在外公日记

后写下的同样深情的文字:“我选择了克拉玛依——那曾是‘风吹石

头跑、无水也无草,夏天晒掉皮,冬天冻硬地’的地方,我无悔;我选择了艰苦的工作(初是油田基本建设,后是教书育人),我无悔;我尝到了人生各种滋味,它们使我变得无比坚定,它无比的平静。

‘天塌下来,有长汉子顶着’,这是父亲常说的,是父亲告诉我们:要做坚强的人,勇于面对困难,战胜困难。在我很小时,遇到挫折,听父亲这样讲,我就不怕了,那时,我认为‘长汉

子’就是父亲,他会为我们顶住一切;慢慢地,我们长大了,懂了父亲这句话的含义。凭着这

句话,我迈过了许多沟沟坎坎,在艰难困苦面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后来,我又常对孩子们讲这句话:‘天塌下来,有长汉子顶着!’希望他们也做顶天立地的、不怕苦难的人——

我觉得,这句话也深入到了他们心中了。

2009年2月16日 驥

我将这两段珍贵文字分享给了摄影家好友江桦,她热泪盈眶地说:“好久没看到这么情感真挚的文字,这么生龙活虎的年轻人!现在的年轻人,物质条件极好,可精神状态实在无法对比呢!这样的家族日记和精神传承,实在太宝贵!”……

常有人问我:“为什么你经历了那么多不易,却仍然对人对事充满热爱?”我说:“因为从小到大,我得到的太多太多,所以,总想把得到的多一些分享出去,而这辈子,可能都分享不完呢……”

这次,分享我的家族日记给大家,愿: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爱与智慧,每个家庭都可以为后代们留一份“心灵遗产”,温暖他们长长的一生。

七夕会

里,她才反应过来。开饭啦!孩子的喊声把我从往事里拉回了现实。餐桌上,三张金黄的葱花饼热腾腾的,看着就很美味,还有一盘青翠的凉拌黄瓜,三杯牛奶。这是孩子精心为我们准备的早饭。看着简单,而又不简单。

孩子是用了一颗心,他知道我爱吃面食,就选择做葱花饼。葱花饼其实是费时间费力的,要面和,还讲究面的软硬度。从没做过饭的孩子怎么会做葱花饼呢?他说前几天看老爸做葱花饼时,他把步骤记在了心里。

这就是成长吧。曾经为母亲做疙瘩汤的自己,现在为我做葱花饼的孩子,尘事里这些平凡的温暖和幸福汇聚成我们丰厚的人生,像宝石一样闪着光辉。

拿起金黄的葱花饼,我们一家相视而笑。这个平凡明朗的早晨,我们为孩子精心准备的早饭起了一个名字,叫三张葱花饼的幸福。